

海洋文藝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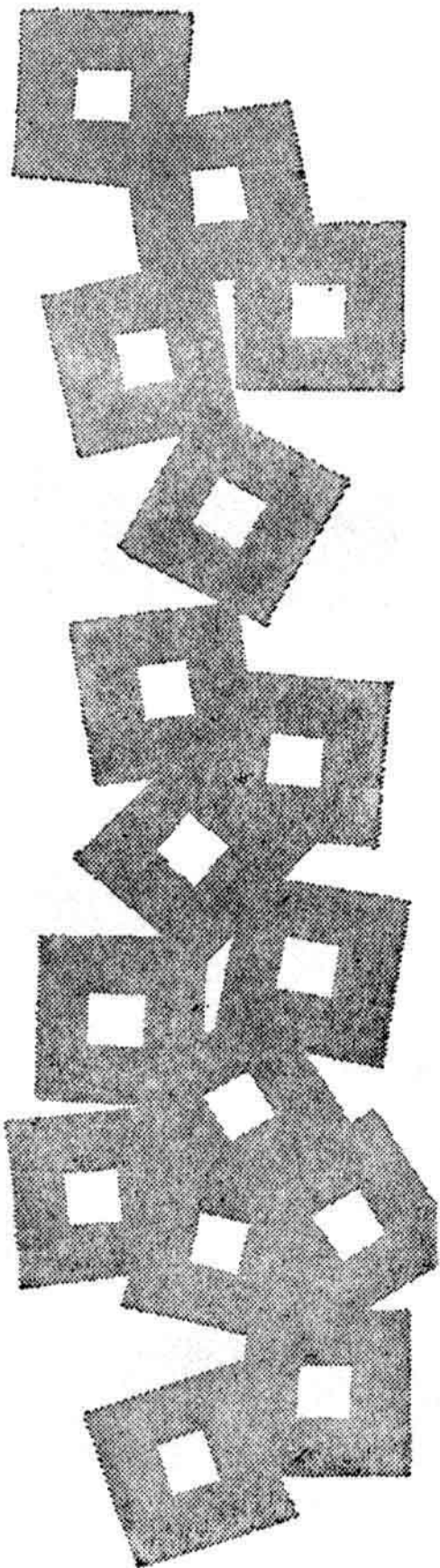
# 湖光山色之間

黃蒙田 著

藝社出版

湖光山色之間

黄蒙田著



## 湖光山色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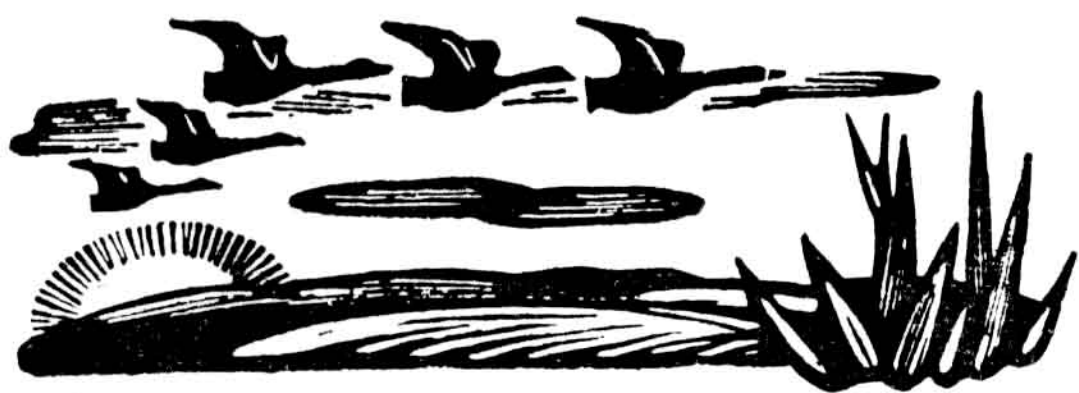
黃蒙田著

---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九四七號地下

---

1976年6月初版



## ■ 目 次 ■

香山紅葉·····	1
在老虎尾巴裏·····	10
周口店抒懷·····	23
湖光山色之間·····	38
在洛水之濱·····	51
伊闕行·····	58
桂林山水·····	68
灕江煙雨·····	80
雁塔遐想·····	92
畫中遊·····	102
六千年前一村落·····	112
江南風景·····	121

## 香山紅葉

北京人春天喜歡到中山公園或頤和園看牡丹，秋天最愛到西郊香山看紅葉。外地來的旅客要是趕上這兩個季節，北京的朋友給他們出的主意總不會忘記了這兩處地方。多年以前在不同的春天我欣賞過這兩個公園盛開的牡丹，香山也去過多次，只有這一回算是看到了紅葉景色，雖然北京的朋友說要是早來十天八日就更好，我看到的還不是它最美好的時刻。但對我這個遠客來說，已經感到很滿足了。

雖然上香山的路不止一處，通常總是先從香山公園進山門的。一上山，你會發現香山的山路開闢得斜坡曲折，不像別的山那樣起先的斜度較淺。山路是近年用水泥築成的，較低的還可以走汽車，這以上的山徑則是石頭所砌，即使下雨天走起來也不致於滑倒——登香山的人總是一面走一面貪婪地看遠遠近近的景色，對脚步就不免少留心了。這些山路的彎曲有致，在設計上實在使你產生好感，譬如說，從養心齋出來繞到後院去不是要經過一些假山麼，那兩條可以滙合的石徑

多麼令人喜愛；繞過昭廟琉璃塔，沒有提防那裏有一條彎曲的石徑，輕易地引你從另一個方向下山。這種石徑都是天然石塊堆疊而成，人踏在上面安定平穩，那不規則的形態又顯出一點畫意，想來鋪路工人不可能不從全局來考慮設計的。園林有疊石假山藝術，我想這也屬於疊石藝術的一種，雖然它不是觀賞而是爲了實用的原因設計的。這些石級小徑首先要求實用是不錯的，但還有另外一面：既要配合山的形勢要求，又要顧慮到樹林的存在，更要藉了石徑的形態和方向把山上輕重不同的景物聯繫起來，對遊人起着引導的作用，使山上的天然和人造景色聯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我之欣賞山上的小路石徑，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

如果說，迂迴於山間和建築物之間的小路石徑令人欣悅，却不能視它的存在，是孤立的，這裏發生主要作用的，山的形態以外，是山上的松柏和別的許多樹木。沒有人知道這些樹的樹齡幾何，從許多樹身的龍鍾老態和它支撐着的枝葉範圍廣闊深遠，有理由說它已活上了一千幾百年。有一年盛夏，朋友陪我上山，感到這裏的陰涼有如初秋一樣，雖然照樣爬坡，但淌汗不多，舒暢極了。在半山亭上一望，滿山上下一片蒼翠，濃得使人只感到陰，感到涼，雖然那時城裏正是人



人不停揮扇的夏日午晝。這回在山徑上偶然停下來，覺得境界和那次留下的印象不同，樹木還是那樣的高大濃密，在那一片濃綠中却出現了一簇一簇的黃色或紅色，在早上的陽光下閃閃耀眼。大自然就像畫家的創造那樣在不同的季節改變自己的衣裝。這時的香山景色，就只能使人在情緒上感到清爽、明快，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舒服。

香山的景色，平時本來就很誘人，現在加上漫山遍野的紅葉，就更加吸引人了。邊賞紅葉邊走着，很快就到達養心齋，事實上這裏只是香山的東麓，連山腰還沒有去到呢。香山從前的園林中心原是乾隆年間強迫勞動人民修建的靜宜園，那是當日宮庭貴族避暑的離宮，養心齋就是靜宜園裏的一組園林。養心齋的特色是樓閣台榭和長廊全部臨水，或者說是包圍着一個有兩個泉眼冒出水來名曰“雙清”的人工湖，此外就是以假山疊石爲主要陪襯，而四面則是松柏古木把養心齋作一個大包圍。走上東邊的小樓，憑欄遠望，前面是圓形的黑瓦白牆水廊，院子裏冒出了松皮石和蒼松翠柏，而眼前的湖水則清澈見底，靜得連樓閣的倒影也不見一絲微動。記得前回來到這裏正是嚴寒的冬日，泉水結了冰，樓閣的黑色屋瓦鋪了白霜，情調就大爲不同了。這時候我忽然想起，當年勞動人民設計養心齋真是別出心裁，更付出

了巨大而細緻的勞動進行修建的。也許有人說它最初的主人出的主意真好，把山上有泉水的所在建成一座避暑山莊，其實他們只想到把最好的地方佔據。勞動人民選擇這裏流水量不多但終年不斷的泉眼，設想出這樣既優美而又富於特色的園林，使人們在盛夏天時來到這裏，一看那境界就感到一水一石一木都是清涼的，勞動人民是何等聰明啊。當然，現在這個清涼世界早已歸還給勞動人民享受了。

從養心齋出來，隨着朋友在山路上那麼幾轉，幾乎是忽然之間便踏上了一個很大的八角亭。其實這不是孤立的亭而是昭廟琉璃塔下依着塔脚而建的八角廊廡，所以廊中是實心的，那就是塔基即塔的底層。琉璃塔是磚石築成，外表砌上以黃色和藍、綠色爲主的琉璃瓦，加上去的廊廡却是木構的，這種建築設計在它興建的乾隆年間以前還不曾出現過。這座七層的琉璃塔，就是先前在山麓甚至還沒有踏進山門之前就看到那閃閃生輝的塔身。金碧輝煌的琉璃塔，我曾經看見它在夏日濃得帶黑的香山叢林中顯得格外突出；冬天草木枯萎，在灰綠色的山林裏顯得它更其耀眼；只有在這個遍山紅葉的季節才分散了人們對琉璃塔的注意力。人們說香山四季的景色不同是可信的，只要看自然色彩的變換影響着人們對琉



璃塔的感受便可以瞭然。

琉璃塔下的亭式廊廡是伸出於山上的平台，給遊人提供了一個半路小憩向八方四面遙望特別是看紅葉的大氣魄境界的最好所在。在漢白玉欄杆之前，幾乎面對着的山林樹石都是那樣誘人，都是那樣有特色。正面看去，眼前近處是一片林海，如今綠色的主調上點染上或濃或淡的紅色，或深或淺的黃色，有一大片，有一大堆，有一小簇，在陽光下閃耀着，隨着陽光的推移和強弱而境界也隨之改變，看得你又喜歡又驚奇，甚至不禁大喊起來讚美它。我想起有些畫家曾經絞盡腦汁去描寫大自然的黃金季節，在香山秋日的豐富色彩之前，我不知道他們將如何下筆。在這片秋林以外，是遼闊深厚的河北平原，這裏有像圖案一樣規則的農村田野和村落，有重重疊疊的廠房和像樹林一樣的烟囱。再遠一些，頤和園、昆明湖和萬壽山都隱約可見——要是你遇上晴明的天氣，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回到另一方向。琉璃塔背着香山，從這裏仰望，又是另一種氣勢。朋友遙指着老遠的山腰，那裏的松林特別濃密，也似乎比別處青翠，那就是森玉笏。朋友說，從森玉笏再爬上去，就是香山的頂峯鬼見愁了。我問她上過鬼見愁沒有，回答是肯定的，她臉上泛起了像別的遊西山而能攀

上鬼見愁的人所有的那一份驕傲。“不過這是在我唸中學時的事情了。”朋友一面補充一面指着香山頂峯：“就像那些紅小兵那樣。”仔細一看，遠遠的最高峯正有一羣人在動着，一面紅色的大旗在風中飄揚。

到底因爲紅葉是這個季節香山的特色，別的景物雖然誘人，或者說這些景色因爲有紅葉的陪襯更覺得迷人，因爲即使常有機會到香山的人能遇到層林盡染的時刻不多，每一個遊客都集中在這方面進行欣賞，我這個遠客就更非如此不可了，甚至說我比別人欣賞得更爲細緻也說不定。

人們都知道香山出紅葉，但紅葉只是一個通稱，實際上變化很多，正像畫家的調色板上有十多種不同的紅色一樣。有些紅得像一團火，有些紅如朱砂，有些紅得很淡雅，而事實上還有各種程度的黃色，有些嫩黃，有些黃得帶着綠意，有些像鐵銹一樣深厚，有些像閃閃黃金。黃葉的出現在通常情況下是紅色的預告，如果你有時間觀察它的自然變化，將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般的規律是：綠葉由變黃再轉到紅是達到它艷麗的頂峯，然而很快又變成鐵銹一樣，它點綴自然景色的任務便告完成了。有些黃葉由綠到嫩黃再到深黃，到此就凋落了，銀杏就是如此（養心齋有一棵千年銀杏，滿樹的金黃，也灑滿了一地金黃，

那才叫好看呢。那天我們來得早，要是服務員掃去地上的葉子，這一地的黃金閃閃就不可能欣賞到了)。有些只是在葉子的邊緣鑲了黃邊，有些黃葉則讓鐵銹色慢慢侵蝕，有些葉子黃紅相間，好像畫家的水色暈染一樣……雖然如此，總以紅色爲主調，而且正因爲有了不同程度的黃色陪襯，紅色才顯得格外火熱、旺盛。

很可能人們以爲香山的紅葉是楓樹。不錯，這裏有好幾種品種的楓樹，但葉子能變黃變紅的樹木很多，譬如爬山虎、槐樹、梧桐、棗樹、黃連木和五倍子樹，還有上面提到過的銀杏這裏都有，不過這些畢竟還是少數。構成香山紅葉優美景色的主要植物，是黃櫨。

我對黃櫨的知識很貧乏，只知道中國有兩種品種，香山山上生長的通常叫櫨木或紅葉。黃櫨是上等的黃色染料，據說從前宮庭裏的黃袍或黃紙，主要是從黃櫨提煉出一種黃色素來染的。櫨木可以作藥用。不知道何以香山很久以前就有這麼多黃櫨，當年是爲了實用還是爲了讓它的紅葉點綴香山風景呢？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不過時至今日，它的作用幾乎完全是後者。

在一處兩條山徑的滙合處，我們在路邊的青石上坐下來小憩一會。那裏有一棵一丈多高掛滿了通紅葉子的黃櫨，我隨手摘下帶着十幾片葉子

的樹枝。紅葉是橢圓形甚至很接近圓形，有點像新會葵扇。陽光透過樹林的空隙投射下來，我把紅葉背着陽光一照，葉子通透得像紅色的油紙那樣柔潤。用手指一搓，發出了油質植物特有的芳香。這沒有什麼奇怪，可是我却因此想起，香山所以得名莫非由黃櫨葉子之香而來麼？

在香山飯店吃過午飯，再在附近踏着不斷落下來的桐葉小路上隨便看看，便起程往卧佛寺去。在回程路上，朋友指着路邊右方說，那邊萬花山麓，就是梅蘭芳的墓地。這話使我忽然想起，曹雪芹晚年遷居西郊香山之麓，過着賣畫換酒，舉家吃粥的潦倒日子的故居，不正是在萬花山麓東側一帶麼——這裏在乾隆時代是旗兵的營房，稱之為健銳營。一說這就是他的故居，一說是他的第一故居；另一種說法是，他的故居或者第二故居其實是這裏對下不遠一處叫杏石口的地方，不過其地已成爲農田，故居早已不可查考了。如果曹雪芹在香山只有一處故居而考證出就是杏石口，或者曹雪芹在香山曾經有兩處故居而杏石口是最後一處，那麼，當年貧病交迫的他，就是乾隆二十八年即一七六三年除夕在這裏的幾間破落土屋裏結束了自己的一生的。我雖然不能確定曹故居所在而只能想像就在我曾經經過的地方，故居雖然蕩然無存了，但是我依然在想像它

曾經在那裏存在：從香山流瀉下來的山泉注入小溪經過村前。溪邊的亂石上長着老樹雜草，中有土屋三間，透過前面一間的紙窗，曹雪芹正帶着滿懷孤憤在運筆疾書。遠遠近近是紅樹，黃葉在秋風中飛舞，飄落在溪水亂石上，飄落在曹家紙窗前……“日落西山餐暮霞”，“不如著書黃葉村”（敦誠贈雪芹詩），想來就是這種情景吧。想着想着，回程的車子已駛到頤和園了。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



## 在老虎尾巴裏

早上一場小雪很快就停止了。下午積雪融化，氣溫却更陰冷。我們踏上了地面濕潤的阜城門內西三條胡同，在二十一號門前停下來。

我們沒有立刻就進屋裏去，站在門前想像剛好發生在半個世紀以前的事情。門楣上藍地白字的搪瓷門牌還是先前那一塊，大門上敲門的銅環和銅片還是先前的樣子。——那時候多少年青人以對這房子主人無限崇敬的心情撫摩過它，門打開了，渴望着對方教導的年青人被熱情地接待進去。一切都和從前一樣，除了在大門左側嵌上一塊長方形大理石上面刻着填了金色的行書：魯迅故居。

我們沒有依慣常的次序先看南屋。由於一種長期以來就在人們心裏佔着重要地位的原因，我們穿過甬道和院子，也並不進入北屋的兩側間，一直走進最北的老虎尾巴去。這時候我們的心情是很難形容的，這個小小房間的主人在這裏付出的勞動對於現代知識分子的心靈曾經有過多麼巨大的衝激。這就是我踏進老虎尾巴裏最初的心情

的告白。

西三條二十一號是一家四合院，原來是沒有這條老虎尾巴的。——這是在北屋中間向着後園的空地擴建，也是故居翻修時魯迅自己設計加蓋的，這房間便成了一個凸字形最突出的部分，另外的特點是它不像其他幾間房那樣屋頂是人字瓦面而是灰泥平頂，通常謂之“灰棚”，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當時北京造價最便宜的一種房子。不過，現在從外形看這條老虎尾巴已經消失了，因為魯迅回到南方定居以後，魯迅母親住的貼鄰東屋又向北方的後園擴建，和老虎尾巴取得了平行，於是凸字形立刻為之改觀，不再像尾巴了。

踏進老虎尾巴，人們直覺地感到它的光綫比一般北京的房子明亮，由於北面是整片大玻璃窗，而通常的房子總是糊紙的花窗，當然沒有前者的光源充足了。魯迅給自己設計了老虎尾巴，是為寫作和閱讀的方便而改紙花窗為玻璃窗，光源既足也較為穩定，工作疲倦了，偶然還可以望望窗外的花木，以至越過後園的圍牆看看藍天白雲。

老虎尾巴裏每一件魯迅生前用過的傢具、裝飾品和小道具都深深地吸引着人們去看、去深思，但這裏的中心却是那張靠着東壁的書桌。北壁窗下是一張單人板床。床腳緊靠着西壁，壁上

掛了兩張面積不大的畫，較小的一張是孫福熙送的印刷品，另一張較大的是粉彩風景，沒有落款，我研究了很久還是不能決定它和哪一位中國早期擅長粉彩的西洋畫家的作風近似，但那是二十年代稍後期的畫風幾乎是可以肯定的。靠近西壁牆角掛着一副裱作條幅的對聯，上面寫的是：

望崦嵫而勿迫，  
恐鶉鴉之先鳴。

上款“豫才先生集離騷經句。”下款署曾敏。曾敏就是詩詞人和金石家喬大壯。四十年代後期，喬大壯對當時的現實表示極度不滿和思想找不到出路，帶着悲痛的心情在蘇州一條河自沉而死，這對聯是他早年應魯迅之請而寫的，其時他也在北京，“魯迅日記”一九二四年九月八日記着：“自集離騷句爲聯，託喬大壯寫之。”此聯喬大壯什麼時候寫好已不可考，但估計總是在這一年年底之前。對聯轉角是北屋的間牆，這裏擺着一隻比人稍高的書櫥。靠西面牆壁擺着一張兩尺左右的茶几，兩旁各放一張木椅子。几上現在擺着一隻大約五六寸圓周的石刻紙鎮——基底是蓮花座，上面是一隻刺猬的頭，刻工和造型都很古拙，想來是有點年份的石刻。這紙鎮是魯迅生前修補碑帖或綫裝書用來壓平的，原先放在書桌上

的時間較多，現在書桌上放着的是一隻面積比它小三分二的馬頭形石刻紙鎮。東壁牆上，左邊掛着司徒喬的黑白畫“五個警察與一個○”，這是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作者在北京開個人畫展時被魯迅買去的，是日“魯迅日記”寫着：“往中山公園看司徒喬所作畫展，買二幅，泉九。”另一幅是“在饅頭店前”。魯迅是一九二六年八月間離開北京到上海再轉廈門的，想來這幅“五個警察與一個○”在老虎尾巴的東壁懸掛了一個月或稍為多些時間，他就離開二十一號了。以後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魯迅二次回故居去探望母親，這幅畫始終沒有移動過，一直到今天仍然保存在那裏。牆的右邊，掛着那幅最爲人們所知道的題了“惜別”的藤野先生照片。

書桌的陳設簡單足以顯示出主人的性格和樸素的生活。靠着窗口是一隻木箱子，上面齊整地排列着十疊雜誌，高度差不多和緊貼它的書桌平行。書桌最左是一盞當時常見的高脚火油燈，現在因爲是陳列品，玻璃燈罩一點火油煙也沒有，當年魯迅每晚藉着這一燈如豆工作到深夜，可以想像它不可能這樣亮的。他在這盞火油燈下寫過一篇散文“好的故事”，開頭就這樣說：“燈火漸漸地縮小了，在預告石油已經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熏得燈罩很昏暗。”既然不是老牌，想來就